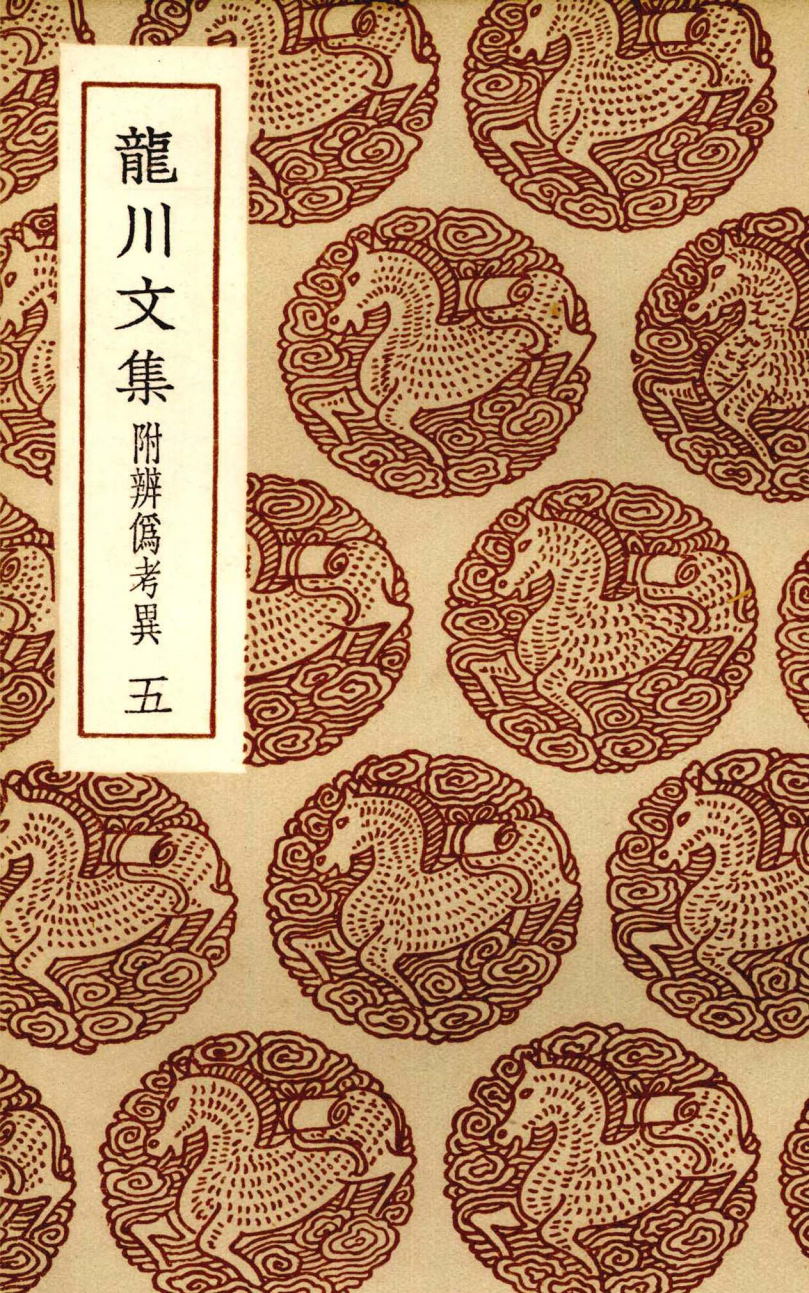


龍川文集
附辨僞考異 五





龍川文集

附辨僞考異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陳亮撰

龍川文集卷之二十二

祝文

告先聖文

天下之理具於易。治道之本末著之洪範。而詩之喜怒哀樂。蓋學者所以用功於平時。舉而措之之大端。而當時之學者。載而爲論語。後世之羣儒。終日講論而不到其地。則未免於爭者也。帝王繼世之用。書載之明矣。而三王之損益。夏商文獻之不足。而周道獨詳焉。夫子之所深歎。而春秋所以備四王之制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。人才短長高下之不齊。而學力淺深中否之或異。豈能出規矩準繩之外哉。秦漢以來。世有所謂英雄豪傑者。自矜其智力於夫子之外。亦可歎也已。亮等於夫子之書。各知用其力。而不能齊也。今天子各命以官。使得以夫子之書從事。淺深中否。非他人所能與。俯而拜。仰而祝。敢有不盡其志。以負天子之顯休命者。夫子實鑒臨之。

告先師文

陋巷簞瓢。有何可樂。而吾先師實樂之。近世諸儒。求其樂而不可得。而曾點之浴沂。遂得因吾夫子以自進於此焉。四代之禮樂。亦可端坐以待時命之行也。亮等皆知有疑於此矣。然而何以異於漆雕開也。服天子之命服。以拜吾先師。而求其所以自進於此者。庶幾可以無負。惟吾先師實啟之。

告鄒國公文

用力於四端之微舉而措之喜怒哀樂之大較其極。至於與造化同功而天下之治亂無不在其掌握者。此鄒公所以自達於天子者也。事半古之人而功則倍之者。豈當時百家衆說之所能知哉。亮等以隨時科舉之文而竊國家之一命。冀得稍自見於斯世。非乞靈於鄒公則平生之志荒矣。

石井祈雨文

惟龍伸縮變化。呼吸雲雨。一潭之間。龍則安焉。民有不告。其答如響。惟此境被龍之澤舊矣。歲一不周。亦龍之恥。龍之澤不終朝而被天下。十里之間。嗷嗷如此。豈龍之所安乎。油然之雲雨既有緒。起而成之。何霄反掌之易也。

廣惠王祈雨文

昔之爲農月也。用其力甚勤。而干於神者有時也。陂池湖澤。宿有儲水。雨不時至。民無預憂。神於斯時。享民之報爲甚逸也。今農之惰亦甚矣。方春無事。宜可以用其力。而陂池不塞。湖澤不治。委天之澤。若不足急。四月之間。田有青草。淺耕而易種之。耘耔不虔。嘉種不達。幸其與青草俱活也。指爲有秋之望。十月無雨。則皇皇奔走告於神。神憐其愚而降之澤。以爲歲可常也。不改其惰而懇請之數。頑不自省。神豈能終惠於如此之惰民乎。亮等今思厥愆。慙恨入地。欲預爲之儲。則旣已無及。坐而視之。將無所得食以死。永無事神之日。強顏又哀告焉。而雲雨滿天。若將許其告者。神更寬其誅。卒賜一歲之澤。而農之惰猶習。

其故可以棄之溝壑無疑矣。矢心陳辭，伏惟待賜。

祐順侯祈雨文

民至愚也，而獨虔於神。苟可以用其勤者，雖髮膚有所不愛，神亦察其愚而矜之，往往輒應。故民之言神者多異，惟神之正大，豈爲異以驚動夫愚民哉！人情皇皇，其勢自爾，而非神之心也。亮於民之中，又愚之尤者也。平居不能事神，緩急亦將有求於神，顧何時而必神之答，迺其心以爲叢祠相望，靈響百出，其異不足依，可尊而信者惟神。正大而不爲異者惟神，以昔聖賢所以惻然興仁，澤人利物而不靳乎報者，而望乎神。今苗稼焦然，一日二日不雨，苗且槁死，糞結將不能以及牛馬，神寧忍聞此而惜一舉足之力哉！故亮率其徒，敬拜祠下，而致其心焉。於其間又有爲浮屠之法，以乞靈於神者，彼其心以爲舍此無所用其誠，亮之力不足以達神之心，一切聽其所以自致者，危窘至此，神宜如何矜之。凡相與而來者，察其心皆無所愛，獨亮期神以正大之事，始末不渝，神不亮聽於亮，自爲得其分，顧民之置神於異者終不已，而神之事果非亮之所能知，亮足未嘗登此巖也，而心獨至焉。今茲來登，而又不答，豈惟望於世者狹，而望於神者亦狹矣，敢有再瀆，神則殛之。

告高曾祖文

維紹熙四年歲次癸丑秋七月乙丑朔十有三日丁丑，孝玄孫承事郎新簽書建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陳亮同妻何氏、男沆、淪、沃、渙、涵、女繆、繒，謹以家穀常饌，致奠于我高祖考賀公、高祖妣李氏、安人曾祖考

知元公曾祖妣呂氏安人之靈。而言曰。我高祖蚤世。高祖妣以盛年守一子而克有立。丙午、丁未之間。赴京城守禦。隨大將劉延慶死於固子門外。不復歸骨於鄉井。故我高祖妣與曾祖妣婦姑相依。爲陳氏再世之墓。我叔祖高安府君每以此墓必福陳氏。高安由特奏名主簿之高安簿。則指墓而語亮曰。是必爲福。福其在汝。是其爲墓也。十有二年而後生汝。此非人力。其殆天乎。亮皇恐再拜而不敢與聞。高安旣歿。十年之間。亮兩以罪繫棘寺。實爲我祖先之羞。紹熙癸丑之夏。天子親閱禮部進士於庭。拔一卷子於衆中。許以淵源。而實諸選首。拆其號。則亮也。亮之不肖。安能欺上聖之耳目。豈亦有天乎。墓真能爲福乎。再世不能自有其墓。而集其遺澤於亮身乎。心所不安。推其所自。高祖之魂。隨禱而至。伉儷同食。饗於乃位。異時亮榮。視所招至。孫祖綿眇。先緒恐墜。履冰之敬。非以爲僞。水陸之品。豈不欲備。力所未能。則再三四。

告祖考文

維紹熙四年歲次癸丑秋七月乙丑朔十有四日戊寅。孝孫承事郎新簽書建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陳亮同妻何氏、男沆、淪、沃、渙、涵、女繆、縉等。謹以家穀常饌。致奠于我皇祖三六承節、皇祖妣黃氏八孺人。皇考四二府君、皇妣黃氏七八孺人之墓。而言曰。昔皇妣之生我。年才十有四。皇祖、皇祖妣鞠我而教以學。冀其必有立於斯世。而謂其必能魁多士也。故嘗形諸夢寐。狀元爲童汝能。以爲此吾孫也。少則名亮。以汝能。而字以同甫。惓惓懇懇之意。雖取笑於鄉人而不卹。及亮年二十有六。易名曰亮。而首貢於鄉。而皇祖下世已十閱月。皇祖妣蓋整一年又三月矣。皇妣且四年而未葬也。越二十六年。始見錄於禮部。及對

策大廷。天子拔諸衆中。而置之首選。曾弗涉於有司。上恩深厚。兢懼無地自容。我皇祖之夢。至是始驗。而不知所謂。童汝能者。果何祥也。我先人棄不肖孤而去。亦整二十年。被天子之命服。而不能歸榮其先。得罪於天。其來既久。惻然一身。又將誰咎。天地無窮。頂踵蒙恩。沒有論報。恐死無門。歸告諸墓。指日爲誓。親不能報。報君勿替。七十年間。大責有歸。非畢大事。心實恥之。惟我再世。忘其不逮。尙想此心。愆或有在。謚天子詔。焚諸九原。幽冥共相。溥博淵源。我皇祖。皇祖妣。皇考。皇妣。必不爲此一飯之安也。

祭文

祭章德文侍郎文

嗚呼公乎。窮之與達。判焉西東。於其中間。又或不同。一官自効。隨事著功。貴爲公卿。有志不從。庸詎知夫。達之非窮。嗚呼公乎。是非安在。祇繫其逢。危疑之間。一髮不容。順而止之。以圖厥終。此心未白。去國忽忽。自古尙多。無愧於中。嗚呼公乎。學博而粹。氣毅以洪。百未試一。論何時公。爲公嘆者。是非窮通。歲晚登門。遇知最隆。老成已矣。淚攪心胸。

祭周參政文

嗚呼。萬夫之特。天固生之。百年之英。人實成之。堂堂故國。喬木則非。火炎崑岡。玉不易爲。民生之久。一治一亂。道大德宏。遭變則見。死生不易。況於貴賤。百聖列前。靖以自獻。宣和太學。僉曰新經。公獨不然。以自著稱。紹興初論。朝是伊洛。夫豈御史。不知而作。及其中間。人用情安。非彼生亂。勢則容姦。權無底止。通國

風靡公以死爭屹然中峙。所遭殊時。豈無一同。公獨何爲。樂此困窮。天定勝人。後將有考。甫三十年。爲時故老。故起自山林。而渡江諸賢。爲之避路。及晚登廊廟。而一時後進。安於前驅。進不得以遂其心。退不能以明其道。惟其忠言嘉話。上心之所獨知。至於事業崇勳。人事猶有遺恨。安歸田里。一無懟言。炯炯此心。實昭于天。亮昔童稚。縱觀廢興。大放於辭。願試以兵。狂言撼公。一見而驚。借之齒牙。爰及公卿。愛均骨肉。前輩典型。中庸大學。朝暮以聽。隨事而誨。雖愚必靈。行或不力。敢忘其誠。晚以三喪不舉。無顏對公。故數年之約。而一見之。不果。未幾而先人之死。與公先後。故三年喪畢。而一弔之。未成。第見人事之好乖。不知墓草之幾生。苟祭醑之可遣。豈蹉跎於此行。辜天負地。長慟失聲。尙爲後圖。期以自明。

祭呂治先郎中文

嗚呼。公以東北世家之賢。來寓吾邦。是生賢子。以淑一邦之人。位不究其所蘊。而奄焉以沒。使其賢子號天叫地。如不欲生。西鄉稽顙。以受一邦之弔。其爲可哀。蓋不論乎知公之與否也。亮以晚生。不及拜公於堂。間獲從公之子以游。誘之掖之。蓋公之教。則今日之俯伏道傍。舉觴一慟者。誠未敢徑自附於知生之義也。孰信而來。孰屈而往。此心昭然。庶幾其饗。

祭薛士隆知府文

余行天下。竊有志於當世。其道德純明。可爲師表者。執贊進見。獲聽微言於下風。退而從磊塊不羈之士。接杯酒之歡。笑歌起舞。往往自以爲一世之雄。至於山巔水涯。與夫窮閭委巷之間。抱負所有。分與世絕。

足所可及。則必一見。縱力不能自致。而聲音姓字之與通。晚將歸休。始獲見公。握手一笑。話言從容。心滿意愜。俯首來東。三年之間。竟安此窮人。誰不死。寧公是逢。又殺我父。昊天鞠凶。生乃如此。實死與同。俯仰惶惶。未知所終。

祭三五伯祖文

嗚呼。方陳氏盛時。歲時聚會。動輒數十百人。公以壽考康寧。當諸老就盡。遂長其族。其後數年。死生困頓。何所不有。顧視疇昔。愴然可悲。公亦不復有意於斯世。溘然遂終於異邑。嗚呼。盛衰之理。吾不復念。送終之禮。則有仲子。繼自今一族之間。幼者誰撫。不率者誰教。病者誰憐。死者誰與經紀之耶。使同族相收。同宗相聽之義。於茲闕然。亮於公之死。蓋不能無憾於天也。哭不撫棺。送不引紼。惓惓此心。有如皦日。

祭三七叔祖文

嗚呼。昔我曾祖及國家盛時。爲百年太平之民。盡力於農畝。曰。士不易爲也。樂供州縣之役。曰。官庇我者也。鄉鄰有無相通。曰。孰能保其常有也。犯者不校。曰。吾懼不可以見也。薰陶乎祖宗之澤。德厚而不章。以施乎我叔祖。大發乎文辭。而不改其所以自守者。天之相我家。亦既有徵矣。然而事業不出乎鄉閭。則區區一官。亦豈公之志也哉。凡我後之人。不肖不似。不克自立。猶賴公以不墜先緒。而公又止此。我曾祖遂委棄於尋常無聞之民乎。此某等所以異聲同號。旣哀我叔祖。又念我曾祖。痛裂肝肺。莫知所以自釋者。雖喪車猶不可攀也。豈不冤哉。豈不酷哉。天高莫訴。地厚莫聞。如生如在。來格來歆。

祭鄭景望龍圖文

嗚呼。丙午之夕。我將哭吾亡友於金華耳。銜冤籲天。謂天不明。癸卯之朝。誰尸死生。黑頭如麻。獨我良朋。哀哀不寐。躑躅而行。爲此邂逅。恍若銘旌。同其前驅。來自建寧。嗚呼噫嘻。得非吾鄭先生之靈耶。縱此月之多禍。豈諸賢之並傾。縱我命之不祥。豈一月之繼丁。負版之人。執手大慟。子曰無父。弟曰無兄。嗚呼噫嘻。天不欲使士有遺種。而獨不得自附於蚩蚩之氓耶。天不可以人問。命不可以力爭。念躬行之無愧。而事變之適興。八十壽母有不順之嘆。窮乏得我。有未竟之情。一世之宏議。不得自盡於其君。而六經之妙旨。又幾何時。而能以道自鳴耶。已矣置之。事固難平。師儒輔導之官。舉天下皆以爲莫宜於公。而公亦庶幾出其一二。以上論三代之英。及舉手之小異。已多言之足懲。雖去國之不較。寧有志之竟成。將所存之高。而事不下接。抑道之興廢。不可以人事爲憑耶。已矣無可言者。去年之夏。舉酒以相屬。旅舍依然。不知今日之酌。公於冥冥也。變故相懸。道旁亦驚。未有已時。臨風涕凝。

祭張師古司戶文

惟君逸羣拔出之才。邁往不屑之韻。識敏邵而善藏。量寬平而自信。衡屢稱而不欺。及愈割而不頓。雖事情之日接。繫此道其坐進。方權輿於一官。必講求於衆論。善不善其吾師。人豈求於我徇。雖逆境之齟齬。亦廉心而取順。時自肆於詩章。或適情於杯醞。無幾微於面顏。不深刻於方寸。嗟行世之若此。寧與物之共盡。方當路之作意。欲困我於鞠訊。肯明允其有無。但甘心於轢隣。奄內外其同風。懷應和之弭峻。君獨

明其不然。欲以身而自任。參兩辭而並聽。會私意而起釁。跡當時所如往。併旁觀而兼問。苟毫釐之可疑。則情實之必近。無先處以成心。辯斯事於息瞬。俾浮餒之遂息。期公道之獨振。俄半夜之負舟。成死生之遺恨。嗟乎冤哉。繼世嗣興。以克奮迅。闊步長趨。固亦其分。亦既起之。而又斬之。天定何時。誰實償之。高目下耳。會應有付。我哭吾私。無所歸憤。吉凶影響。惡其鈍悶。拭涕大觀。以任天運。

祭妻叔文

昔公有意聖賢之學。而不爲世俗之文。山立玉峙。地負海涵。少年四舉。手取科目。曾不得小自試於時。而竟費志以歿。識者無不爲公惜之。而公之既第。嘗以其兄之女歸之同年矣。其次固不應屬之寒士也。公得官於大江之西。將行。力謂其兄。必以次女歸亮。吾保其可依也。兄猶疑之。一行二千里。有便必寄書。書必以亮爲言。吾懼失此士。兄亦奮然曰。寧使吾女不自振。無寧異日不可以見吾弟。故次女卒歸亮。當是時。雖亮亦笑公與之非其人也。及冒薦於鄉。公喜特甚。翼折而歸。則以爲事終在耳。其後公兄弟相繼下世。亮亦坎壈窮困。至爲囚於棘寺而未已。歲時或一歸。則羞拜公之墓。自省累公知人之明也。今年之夏。竟以累舉見錄於春官。使得奉大廷之對。天子躡取於衆中。許以淵源。而實之選首。衆譴曰。宜。豈敢徒以冠裳與公之姪女。拜公之墓。而明公之知人哉。使其不遭。公之知人固在也。但可以開公兄弟之一笑於九原之上耳。酌酒酹公。英靈不昧。報公未也。其或有待。公明則遠。我心未艾。尙其懋哉。衆不可蓋。

祭俞德載知縣文

士患無才。鋪張不易。患無科名。掀騰可冀。得之既艱。況也中棄。十常八九。不如意事。我豈無友。嗟嗟德載。翼折方飛。舟棄半濟。未有如此。倏興忽廢。投老多感。慟且出涕。德載之學。初期自遂。既見偉人。欲極其至。涉獵不休。經史百氏。開物成務。以發厥志。德載之文。亶亶有制。徐務收斂。剗剔瑕翳。謂古作者。誰不可繼。如其不可。方脩愈銳。至其爲人。有膽有氣。樂易無他。倜儻任意。開口見心。視人如己。人攻我短。如石投水。及夫從政。吏姦不蔽。遇事洒落。寧尙苛細。誅強鋤梗。若近嚴毅。約定保伍。一於豈弟。我生與君。歲月不異。我不自菲。早識前輩。君時有急。弟昆之義。彼此才冠。冀爲道地。由此往來。交情日契。鄉薦我先。而公先第。年壯氣盛。事方迢遞。所可知者。期以勿替。我困禍患。擡頭不起。君於仕途。有功無罪。亦復摧折。晚方小試。隻手援我。累卵不墜。改秩作邑。豈必得計。我亦遭逢。唱首殿陛。相看晚歲。云胡獨逝。哭君無窮。傳以一祭。

龍川文集卷之二十三

祭文

先考卒哭文

嗚呼。我先君委不肖孤而去之。於今四見朔矣。號天叫地。無所逮及。又以迫於衣食。不能時奉几筵。致其哀慕之極。得罪幽冥。死不足贖。古者父母之喪。哭無時。聖人始爲之制曰。三日不怠。三月不解。又曰。士三月而葬。是月而卒哭。不欲其傷生也。今也朝夕俯首一號而止。其哭之卒也久矣。朝夕之外。對人如平時。於生復何所傷。及期以告於靈曰。卒哭不卽愧死。猶欲自齒於人。豈不以父之愛子。死生無閒。亦將曰有故。甚則曰以我故。嗚呼。欲以自解。不懼無辭。懼宇宙之不汝容耳。嗚呼。羞哉。嗚呼。痛哉。嗚呼。已哉。

先考移靈文

三年之喪。聖人之中制。非以人子之心至是爲已極也。某也。積惡而不可掩。旣已毒及我先君矣。葬不克自力。乃從人貸錢以葬。墳墓未乾。頑然欲以教人自名。求錢以償其負。因得竊衣食以苟旦暮之活。至避宅以舍之。使几筵弗克卽安。將以明日遷置道旁之居。徒令妻孥以供飲食而已。則安於誦聖人之書。以授人。顧不識禮所謂三日不怠。三月不解。與夫斬衰唯而不言者。將闕之而不授乎。不然。則宇宙固不汝容矣。辜天負地。尙敢以告。

祭王永康文

嗚呼。是非善惡。寧有定論。苟誠於中。蓋棺何恨。昔公少年。以才自奮。晚試一邑。更以讒困。斂不先期。見謂遲鈍。事無容心。謂政悶悶。御史束溼。譏以自任。委心僚佐。不曰能遜。觸手成礙。豈必有釁。公於其間。不折以慍。我從公遊。直道而進。公或不堪。我辭愈峻。卒明余心。兩匪相徇。公行及瓜。所仗忠信。人言不公。我又不順。天亦爲虐。死生一瞬。囊無留金。衣忘敝縕。謗者聳然。耳扯足頓。我亦何顏。視此歸櫬。瀝酒一慟。天不可問。

祭鄭景元提幹文

嗚呼。奇才異能。世資以爲用。則何患於無路。高科顯第。人資以自達。則何患於無時。兄弟炳乎其相輝。則何向不可恃。朋友蔚乎其相扶。則何志不可施。世惟恐無一焉於其間。又安得合四者而有之。壽踰六十。非人命之難期。年歷三紀。非世道之難移。如兄之止於此。亦理之未易推。昔吾以兄爲自錮。得非同病而後知。廟論亦察其不可。憲屬且先其至微。後發先至。爲駿馬之良。豫章手植。非老人所宜。兄爲慨然。何擇於斯。亦既至此。安於已而。我曰焉得。以身自私人之職分。豈容或虧。天不我與。甘之若飴。有命不承。寧問崇卑。不登坡壠。安陟崔嵬。身在一日。吾將何辭。凡念孔聖。猶曰吾衰。不如適意。與天同歸。我困囚繫。死生毫釐。尙欲於中。仰首伸眉。一歸之天。何以我爲。往來應酬。各有據依。此論未終。冀兄生疑。旬月之間。寂無一詞。棘寺逮我。方墮危機。手染報兄。累卵之危。兄必有策。免我庶幾。緘題之回。望之則非。夜半負舟。疾走

莫追。棄我任我。幽明異歧。我亦漠然。甘與世違。嗚呼。兄之文章。有源有委。兄之議論。有綱有紀。兄之行事。有張有弛。兄之與人。有同有異。取之不竭。有本如是。道德性命。此外何事。昔者難兄。既知之矣。枯木死灰。去死寧幾。人固活物。日出事起。強恕而行。不偏不陂。名教之中。自有樂地。死生禍福。不阿不避。天地之性。以人爲貴。聖以此聖。福安得僞。仁以此仁。義安得外。是中只有。離倫拔萃。求異於人。則匪人類。振古如茲。始乎爲士。異時冀兄。竝驅而至。兄旣長往。我存曷以。天長地久。盈眶之淚。

祭何茂恭文

嗚呼。公之行義文章。自朝之賢士大夫。以及於鄉黨朋友。翕然推之。莫敢爲伍。曾未能出其毫末。而遽賈之以入土。使知夫吉凶。非必善惡。死生何啻旦暮。世道消長。容曰有時。而人理逆順。莫求其故。世有所謂推人支干。而察人相貌者。至是而手足俱露矣。嗚呼。昔公於某。面未覲而神已交。語言未通。而肺肝相與。譽之諸公之間。妻以其兄之女。君子或以爲難。世俗謂之過舉。屬儉讒之相間。而至情之疑阻。要不能無遺憾於死生。安得取而投之豺虎。雖此心之昭然。顧有口而莫吐。是用略綵繪紙錢於末俗。具脯果酒殽於疊俎。酌公之神。而侑之以韻語。曰。天之生公。意蓋有主。俄而奪之一息千古。匪傷其私。我心獨苦。尙想音容。有淚如雨。

祭楊子固縣尉文

惟君慷慨而有奇志。磊落而無他腸。涵濡乎道義之曾點。并包乎善惡之琴張。處家庭則自力於孝悌。入

場屋則自奮於文章。既出尖於輩行。爰結交於老蒼。無幾微於得失。肯輕易於低昂。醉墨淋漓。疾如風雨。而不聘詩章之俊。刀筆銛利。敏於鬼神。而不矜吏事之長。豹一斑而方露。金百鍊而後剛。世皆期君以大受。君乃自幸於小康。間者闔焉。未知其幾日。奄乎忽兮。遽失其故常。疑別話之鄭重。豈壯懷之披猖。相與脫我於垂死。固願報君於方將。我雖衰窮。而不肯妄自菲薄。君既強仕。而豈應廢其頡頏。俄凶問之卒卒。驚去我之堂堂。嗟就逮之無幾。念撫棺之未遑。忽歲行之漸周。恍奇禍之備嘗。陳始末於數語。薦精誠於一觴。使死者其有知。吾知君之不亡。尚諸兒之可恃。懼託死之未當。或素心之泯泯。徒老淚之浪浪。

祭潘叔源文

惟君讀書將以爲善。而不主於祿利。應舉將以行義。而不志於必得。鮮衣美食。以償男子有家之願。歌童舞女。以終人生行樂之期。禮義以悅其心。朋友以助其德。內外竝進。心迹無瑕。此宜閱世之滋多。而亦降年之止此。兄弟相從而去。各適所安。兒女攀慕無從。亦將有立。亮蹉跎暮景。邂逅飄零。白飯青芻。舊遊何在。隻雞斗酒。老淚如傾。歎逝者之斯夫。知吾生之永已。臨穴不及。遡風而號。

祭潘叔度文

嗚呼。舍選非古也。而叔度以月書季考得官。此男女室家之願。而懼不仕之無義也。銓法非古也。而叔度不以資歷年勞從仕。此鑽隙踰牆之賤。而懼行己之無恥也。叔度不欲以志節自高於人。故雖安坐未嘗一日不病。叔度不欲使事情有虧於己。故雖病未嘗一日廢書。覃思於不傳之學。而世不我知。不恤也。尙

友於千古之遠。而人不我卽不強也。至於孝友之行。信於其家。慈愛之實。著於其鄉。此叔度之日用飲食者。而其所自植立。則卓然欲會百聖期集之所。雖死不憾也。亮不肖無狀。爲天人之所共棄。叔度獨略其牝牡驪黃而友其人。關其休戚。憫其不容於世。而歲時一見。必繾綣不忍相捨以去。然亮之所以知叔度者。雖叔度不得而盡知也。今年之春。叔度有子能取世科。則喜不自勝。曰。我雖不仕。今有以見先人於地下矣。遂乞致其疇昔所得之官。未幾而遂死焉。叔度之自立者如此。而獨動心於是區區者。而心事之皎然可知矣。亮以禍患奔走。而喪車之出。不能祖道而酹九原之歸。不能倚樹而哭。追致此奠。以暢其情。哀哀叔度。尙如平生。

祭朱壽之文

嗚呼。父實生子。子實生孫。孫又生子。子子孫孫。以至於無窮。此固天地生生之理。而亦所以爲人道有終之託。少不失父。老不哭子。送往事居。後先更迭。以終於無憾。此固國家大順之極。而亦所以從一人自遂之私。自昔聖人所以和同天人之際者。豈有奇功異術哉。使天下無所謂幸不幸而已。今子之死。乃獨有感於余心。而與不幸之歎。至於慟哭流涕。不能自己。非以子之翁遇我不啻骨肉。而囚繫之餘。始知人亦惟其所遭耳。嗚呼。子獨胡爲而遭此耶。少有俊聲。而能自克。長讀父書。而能默會。義理以厭飫其心。藝業以游泳其外。學者之高下淺深。俯仰以接之。而不暴其從違。天下之賢不肖。一見而識之。而不輕於向背。其才豈不直一官。乃以韋布而沒地。其志豈不慕古人。乃以賢子弟而終自晦耶。嗚呼。子之翁老矣。抱負